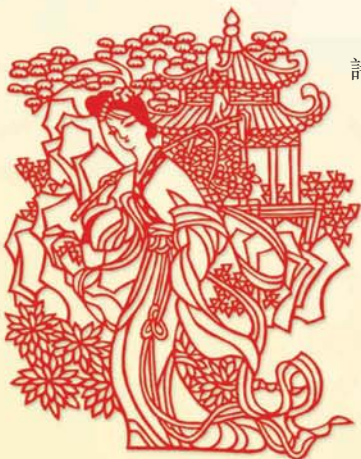


### 紅樓夢中夢

人為何有夢？中國人常說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”；而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(Sigmund Freud)則認為，夢境滿足了現實生活中受壓抑而無從實現的欲望。中西文化迥異，卻賦予“夢”相近含意。“夢”，除了指睡夢中的夢境外，也可引伸為理想、夢想；此外，“做夢”也有精神恍惚、胡思亂想、妙想天開的意思。



在中國文學裏，不論詩詞歌賦，抑或小說戲曲，均不乏以夢為題的傳世之作。清代小說《紅樓夢》是無人不曉的文學瑰寶。故事結構錯綜複雜，人物關係千絲萬縷，可謂空前絕後。作者曹雪芹借豪門大族的沒落，慨嘆浮生若寄，宛如白駒過隙。全書由三十多個夢貫穿，各有不同的象徵意義。

夢境可視作現實的比照。賈府由盛轉衰，這個旁支繁衍的家族最終遭逢被抄的厄運，沉醉多年的繁華夢一朝破滅。小說虛實相融，既寫賈府的興衰，也滲入虛幻元素，在主線之外添上神秘浪漫的色彩。話說賈寶玉本為女媧煉石補青天剩下的一塊石頭，後修煉有成，幻化為人，經歷塵世的悲歡離合。寶玉在賈府家道中落之後，感悟人生的虛幻，遁入空門。“枉入紅塵”的靈石在歷盡人世的無常後，最終掙脫塵網，了卻俗緣。虛實真假的對比也見於第五十六回賈寶玉在鏡前昏睡，夢遇甄寶玉的情節。《紅樓夢》人物命名大有學問，曹雪芹以“賈寶玉”作為“假寶玉”的諧音，又以“甄寶玉”作為“真寶玉”的諧音\*，分別塑造了“模樣相仿”的“真假寶玉”，呼應了小說正反兩面的主題。書末賈寶玉中舉後大徹大悟，返回幻化人形前的修煉之地，而甄寶玉則續嘗凡間的炎涼世態，使虛實相對的主題更為突出。

夢境和幻象也有警醒、預兆的作用。《紅樓夢》第十二回寫到賈瑞對嫂孀子王熙鳳朝思暮想，卧病在牀，雖遍尋良醫也無補於事。後獲跛足道士贈予一塊兩面皆可照的鏡子。道士千叮萬囑只可照寶鏡的反面而不可照其正面，若遵囑咐，只消三天便可把邪思之症治好。道士去後，賈瑞執起寶鏡向反面一照，赫見骷髏一具，往正面

一看，卻見鳳姐向他招手。賈瑞色迷心竅，入鏡內與鳳姐歡好。如是者三四次，最終枯竭而亡。府上各人以寶鏡為妖物，正要付之一炬時，寶鏡辯曰：“你們自己以假為真，何苦來燒我？”一語道破世人黑白不分、真假不辨的荒唐，也呼應了太虛幻境的對聯：“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”。評註《紅樓夢》手抄本的脂硯齋謂：“寶玉情是夢，賈瑞淫是夢”，指出賈瑞因沉溺於色慾的夢，以致流連幻境，最終命歸黃泉。另第五回講述賈寶玉在秦可卿閨中入夢，神遊太虛幻境，偷看金陵十二釵的冊頁，當中的詩文預示着這十二位女性的命運。正冊首頁畫着“兩株枯木，木上懸着一圈玉帶；又有一堆雪，雪下一股金簪”，題詩曰：“玉帶林中掛，金簪雪裏埋”。黛玉含鬱早逝、寶釵獨守空房的悲劇命運，在寶玉此夢中早有暗示。

夢也是夢想的寄託。黛玉初進賈府與寶玉相遇，一見如故，有似曾相識之感，由於性靈相通，兩人遂結下不解之緣。第八十二回寫黛玉夢見自己被逼嫁到南方，寶玉為表心迹，剖心相贈。此夢雖為不祥之兆，卻代表了黛玉對愛情的期盼。黛玉暗地裏早把寶玉視為託付終身、共諧連理的對象。她拒信寶玉與寶釵之間的金玉良緣，卻一廂情願以為自己與寶玉之間的木石前盟會開花結果。無奈好夢難圓，賈母把寶釵許配予寶玉，粉碎了黛玉的痴情夢。第九十七回，黛玉在寶玉、寶釵拜堂成親之時，終告香銷玉沉。其後寶玉得知黛玉病逝，夢赴陰司訪尋黛玉，足見兩人情深義重。

《紅樓夢》是中國文壇上不朽之作，所描寫的夢有多重含意。歷來不少專論均從釋夢的角度探討小說要旨、情節布局、人物刻畫等，可見夢境是紅學研究的重要課題。

\*在普通話中，“賈”與“假”(讀作jiǎ)、“甄”與“真”(讀作zhēn)為兩對同音字。

